

♥ 本年度最让人期待的情深不悔文

心动指数：★★★★★

飙泪指数：★★★★

明明 很心动

Love you ♥

苏亦谜 / 作品

♥ 原名：《束爱为牢》
新增万字甜蜜番外

♥ 最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
而是她明明对你动心
却还选择逃离
只是这次他会用一生奉陪到底



明明 很心动

苏亦谜 /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明很心动 / 苏亦谜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401-8

I. ①明…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1019号

书 名 明明很心动

作 者 苏亦谜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徐 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夏 童 徐 磊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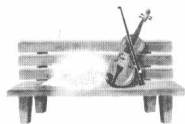
印 张 16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01-8

定 价 2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hapter 01 五年&一生 001

他合上书，说：“干脆就叫‘安逸’好了。”

Chapter 02 过去&现在 019

原来最遗憾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本来属于你的东西却阴差阳错地永远失去。

Chapter 03 自作&自受 037

那边有呼呼的风声，楚盛钧的声音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安逸，你在哪里？”

Chapter 04 陌生&熟悉 056

相依为命，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两人现在看来有点可笑，但安逸觉得她当时就是这种感觉，他点燃了她心底深处对未来的希望，但还没等这种情愫燃烧起来，就被现实狠狠地浇灭了。

Chapter 05 错失&悔悟 074

四年前，她也是这样，每天都被病痛折磨得意识模糊，而每天醒来都在他怀里。都说动物有雏鸟情节，安逸最脆弱的时候也很依赖他，感觉有什么天大的难题，只要跟他一说，就都解决了。

Chapter 06 挣脱&牵绊 092

一种叫作失望的情绪瞬间爬满了他的整颗心脏，慢慢，慢慢地转为绝望。

Chapter 07 决定&心虚 107

安逸怎么会承认，在当时她确实是偷偷喜欢过楚盛钧的，只是那簇火苗还没燃起就被无情地浇灭了。

Chapter 08 沦陷&离开 122

那是她那段黑暗的日子里看到的第一缕阳光，也是她看到的唯一希望。



目 录

Chapter 09 结束&开始 138

他的掌心滚烫，害得她眼眶也热热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融化了，令她心慌意乱。

Chapter 10 前进&后退 152

楚盛钧慢慢地站直了身体，定定地看着她，说：“安逸，都到现在了你还是要跟我撇清关系？”

Chapter 11 亏欠&自愿 167

她总觉得她的命运不会轻易如她的名字那般，安逸顺遂。

Chapter 12 喜讯&噩耗 184

艺术和爱情是她的生命，她的声音虔诚几近绝望。

Chapter 13 威胁&妥协 199

楚盛钧的后背被冷汗彻底浸湿，耳中有阵阵嗡鸣声。他将她置于心尖，可她却一次又一次地考验他。

Chapter 14 隔世&再见 213

她可以忍受陌生人的恶意，却接受不了来自亲人的背弃。

Chapter 15 温暖&冰冷 227

他不是个喜欢主动解释的人，有些事必须等到一个合适的契机才会开口。

番外一 恬淡度余生 239

番外二 一物降一物 244



Chapter 01 五年&一生



安逸不喜欢热闹，但这里的华人难得一次的聚会她却不能不去。

聚会中有几人喝得热火朝天，她跟别人客套了两句后便独自端着酒杯朝角落的沙发走去。

吕然闭着眼睛坐在那里补觉，安逸一坐下，她立刻睁开眼睛，看到是她，又合上眼，自然地倚到她的肩膀上。

安逸坐直了身子让她倚得舒服点，偏头问：“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平时不是最喜欢聚会吗？”

“别提了，昨晚我做了个噩梦，梦到好多条蛇在我床上，吐着红信朝我爬过来，我当时就吓醒了，一晚上没敢睡，总觉得床上有蛇。”说着，吕然身体忍不住一个哆嗦。

安逸安慰了几句，吕然问：“哎，安逸，你做过噩梦没？”

安逸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偏着头想了一会儿，半真半假地说：“其实我每天都在做噩梦。”

“嘁，又在骗我。”

安逸唇边的笑意渐渐扩大，吕然不信很正常，要不是亲身经历，她也不会相信自己的过往都会成为她现在的噩梦。

手机振动起来，安逸刚放下酒杯换了杯温水喝，她瞟了眼来电显示，差点没被呛着。

“我的噩梦来了，要走了。”她跟吕然说完以后站起身，看着后者摸不清头脑的样子，她又笑，“开玩笑，我有点事情要先回去了，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

出了门，一股风迎面吹来，明明不冷，她胳膊上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安逸接起电话：“他来了？好，我马上去那边的公寓。”

楚盛钧。

安逸在开车去的路上心里默默地念着这个名字，她分不清楚这个名字究竟是她的噩梦的终结还是开始。至少现在，她跟他在一起的每一个晚上都会一遍一遍在梦里以旁观者的身份重温自己那些不堪的过往。

下了车，她数着步子往楼上走，到门口，安逸从包里翻出钥匙，停了好一会儿才打开了门。

屋子里没开灯，一片漆黑，安逸疑惑地边换鞋边四周查看，什么都看不清，她站直了身体，伸手摸到了开关，刚要用力按开的时候，一只大手覆在了她的手上，重重地往下一按。

突然而来的光亮刺得安逸闭上了眼睛，他的唇就是这个时候压上来的，安逸“嗯”了一声，剩下的声音全被他吞了进去，手轻轻地推着他厚实的胸膛。

良久之后，楚盛钧终于放开了她，定定地看着她，手沿着她的鼻梁滑到她的唇上，她的锁骨上……安逸在他刻意制造出的一波波迷幻中辗转沉浮，最后精疲力尽地沉沉睡去。

这晚，她又做梦了。

她梦到五年前的自己半跪在地上，薄薄的黑色蕾丝纱裙贴在身上，房间里温度很高，她的身体却不停地颤抖着。

她慢慢抬头看向那个男人，低声哀求：“求您，我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我要回家……”

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VIP包间里昏暗的灯光暧昧。

男人慵懒地靠在沙发里，听完她的话，俊脸上一片漠然，他掸了掸烟灰，漫不经心地上下打量着她：“你想要的东西不难，可我凭什么要帮你？”

她咬咬牙，说：“我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他轻蔑地笑着重复了一遍，定定地看着她，像是施舍一般说，“好，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必须要用你的一切来换。”

她看到五年前的自己毫不犹豫地地点头答应，随后梦境里就是天崩地裂。

安逸从梦中惊醒时嘴里还含着一句“不准”，没来得及说给当年的自己听，现实已然快进了五年。

他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收了收放在她腰上的手，没从梦里完全抽离出来的安逸触电般地挣开他的怀抱。

楚盛钧睁开眼睛，沉声问：“怎么了？睡迷糊了？”说着，他皱眉把她重新拉回怀里。

安逸深吸一口气，勉强地对着他笑了笑：“浑身难受得睡不着，想冲个澡去。”

他低头看着她，不作声。

安逸只当他默许了，轻轻掀开薄被，但是他的手在腰上箍着，她根本没办法下床。

“讨厌！”安逸半真半假地娇嗔着，使劲把他箍在腰上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闪身下了床。

终于离开了……她不由得舒了口气。

安逸把自己整个人丢进浴缸的水中，脑子里闪过刚刚做的那个梦，想起自己在梦里竟然妄想要阻止当年那场交易……她自嘲地笑笑，如果没有那场交易，如今的自己又会是怎样一副堕落不堪的模样？

他是她至高无上的神，她是他亲手造就的人。

这种事情是从开始就注定好了的，任谁也更改不了。

安逸看着镜子中那个女人，越看越像他亲手做成的，专供主人玩乐的木偶，一颦一笑都不是自己的。

凌晨的时候，安逸被一阵持续不断的振动声吵醒，这两年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睡眠很浅，有时候他稍微翻翻身她都会瞬间醒来，然后看着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楚盛钧接起电话后压低声对那边说：“很急？那我马上赶回去。”他的声音里隐隐还带着几分困意。

一阵窸窸窣窣过后他穿戴好，安逸“嗯”了一声：“你干吗去？”她打了个哈欠，装得好像没睡醒一样。

他给她拉好了被子，低声在她耳边说：“我有点事需要马上赶回E市，让舒龄留下，一会儿来给你送衣服送饭。”

他看着她半睁着眼睛一脸迷糊的样子，笑了下，俯下身，手撑在她身边，吻了吻她的额头：“乖，你接着睡就行。她不会来得太早。”

安逸点点头，困倦地闭上眼睛。

听到关门声后，她慢慢睁开眼睛，眼里一丝睡意都没。

他昨晚的衬衫皱巴巴地挂在她身上，十分难受，思及此安逸皱着眉头从冰箱里拿出一包牛奶，撕开一个小口慢慢地喝着。

八点整楚盛钧的特助舒龄来给她送衣服送饭，一听到敲门声，安逸马上揉着眼睛装出一副睡眠惺忪的样子给她开门。

“早。”舒龄面带笑意，把手里的包装袋双手递上，“这件衣服是楚总亲自挑的，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

“哦，谢谢。”安逸赶紧接过，去卧室换下这件让人浑身难受的衬衣。

每次都这样，他撕破她的衣服后，第二天再给她换上他喜欢的衣服，像是摆弄玩具娃娃一样，开始的时候她还会自己多带一套衣服，后来他连她带过来的那套也不放过，安逸索性就什么都不带了。

安逸打开包装，是件宝蓝色的裙子，抹胸式的，裙摆及膝，她对着穿衣镜整理裙带，漠然地勾了勾嘴角。

早饭依然是舒龄在一旁看着安逸吃，尽管很多次都是如此，但安逸仍然还是不习惯被别人盯着吃饭。

“好多吃的啊。”安逸冲着舒龄招手，“舒龄一起来吃吧。”

“不用了，我吃过了。”说着，舒龄还帮她拉开了椅子，“你慢慢吃。”

这么被人看着她能慢慢吃才怪，安逸随口问：“这次又有什么事啊？这么急着让盛钧回去？”

舒龄开始解释，她低头自顾自地吃着饭没怎么听，不过总算不是被人一直盯着吃饭了。

吃过早饭，舒龄说：“安小姐，我还得赶着回去帮楚总处理E市那边的事情……”她欲言又止。

“麻烦你了舒龄，你先回去吧，我再睡一会儿。”安逸擦着嘴角，微笑着说，“路上小心点。”

舒龄前脚刚走，安逸马上开车回自己的公寓，给自己上上下下彻底地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随手把楚盛钧送的那身衣服唰的一声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在浴室待的时间长了，出来的时候不免头脑发晕，全身皮肤都被她搓洗得泛红，她坐在沙发上吹头发，顺手拿出手机一看，这么一会儿居然有好几个未接电话，全是安正南的。

她马上回拨过去，安正南很快接起：“喂，安逸。”

“爸，我刚刚洗澡去了，没听到手机响。”

两人聊了聊最近生活上的琐事，安逸和安正南真正相处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从她出国一直到现在都是靠着电话来维系相隔两国的父女情，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之间共同的话题并不多，聊了一会儿就无话可说了。

这时，安正南又问：“安逸，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国？”

一说到这个，安逸就又开始沉默。

“怎么？还不想回来？”

“没有。”真不是她不想回去，要是按照她的想法，当初就不想出国，只是她能不能回去现在还真不是由她自己能说了算，楚盛钧一天不让她回去，她就只能待在他身边。

“爸知道你也想在外面多玩两年，所以当时你刚回家不久提出要出国留学我也没反对。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在国外，你哥哥也在国外，爸爸年纪大了越来越觉得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想让一双儿女回来一个在身边陪我。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安逸，你能回来陪爸爸吗？”

这一番话，句句恳切，直击安逸渴望亲情的内心。

她在外漂泊十几年，心底深处总希望能有个归属，能够给她一点安全感。

她吸了吸鼻子说：“好，爸，我尽量。”

这是她现在能给安正南唯一的保证了。

她开始的时候很排斥来这里，但是在楚盛钧的威胁下又不得不从，她只好

等到哪天楚盛钧厌倦了会放她回国回安家，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年多。只是现在在楚盛钧还没放人的迹象，安正南却等不及了。

这该怎么办呢？

安逸刚挂断安正南的电话不久，吕然又打来了。

她问：“安逸，你下午去Carey的咖啡馆吗？”

吕然和她一起在这边的一所音乐学院读声乐系，在这里，两名华人在同一个班级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所以两人自然而然地熟识成朋友。按说能把孩子送出国学艺术的家境都不错，但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吃不消她们这种音乐专业烧钱一样的花法。

吕然经常来这家咖啡馆打工，安逸认识她后也陪她到了这里打工，她不缺钱，却缺人陪伴。

安逸觉得奇怪，问：“不是每周去打工的天数都固定吗？怎么突然要今天下午去？”

“下个月要考试啊，我要花钱请人来给我弹钢琴伴奏，最后几次练习和考试的那次加起来实在太贵了，再不多赚点我真的要喝西北风了。”

安逸轻轻地啊了一声，捂住嘴：“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下个月还要考试，这样吧，下午我也去。”楚盛钧一来，把她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都打乱了。

安逸开着车抵达咖啡馆的时候，吕然正好也刚到，两休息室中间隔着一扇矮矮的木门，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的头，她们一边换衣服一边闲谈。

吕然问她：“老师要求选的歌剧选段你定下了吗？”

“还没呢。”安逸低着头脱自己的衣服。

“哈哈，你也没定下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们得快点，虽然不急但是排练还需要时间。”

安逸抖开那条裙子，问：“你准备唱什么？”

“正纠结着呢，我挑的几个不是意大利语就是法语，说实话，一段里大部分歌词都不熟，现在开始练虽然能记住，就怕到时候因为发音不标准的问题扣分。”

安逸套上那条浅棕色的裙子，手伸及背后，拉上拉链，目光在四周游移了片刻，突然问她：“哎，你说我唱《Tosca》怎么样？”

“最后那首咏叹调？”还没等安逸回答，吕然又说，“安逸你高音好，唱

是没问题，就怕到时候还是发音问题，《Tosca》是意大利语的，咱老师又是意大利人，选这首有风险需谨慎。”

“也是，我再考虑考虑。”

两人换好衣服，一前一后地走至咖啡馆前厅。

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叫Carey，美籍华人，据说已经四十多岁了，也很喜欢音乐，这家不算大的咖啡馆中间有架钢琴，Carey就算不弹钢琴，也经常在那里坐着。

咖啡馆平时人不多，安逸磨着咖啡豆，吕然负责端送咖啡，两人相互配合着，一个下午不紧不慢地过去了。

她们两人换好了衣服准备往外走的时候，安逸不小心碰翻了放在柜台上的—杯咖啡，深棕色的液体洒了她一身。

“怎么那么不小心。”Carey看到了，赶紧递来两张纸巾给她。

安逸边擦拭边道歉，她今天穿的裙子颜色浅，咖啡染上的地方特别扎眼。

吕然说：“Carey姐，你能不能帮Annie找件衣服换一下啊？”

“行，你跟我来吧。”

Carey让吕然先回休息室休息，自己则带着安逸来到了她自己的更衣室，Carey的更衣室空间较大，衣服被乱七八糟地挂在房间里，五颜六色的，看上去有些凌乱。

Carey全身上下打量着安逸的身材，想了想，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衣服，递给她：“你穿这件吧。”

“谢谢。”Carey关上门走了出去，安逸抖开衣服，发现竟然是条旗袍样式的裙子，素白色的小碎花图案，绸质摸起来很舒服，款式复古。她迟疑了一下，但想到是别人给自己穿的也不好挑剔，就换下了脏衣服。

安逸换上衣服后慢慢地往外走，Carey站在门口离她不远的地方，直直地盯着她上下打量，安逸不自在地扯了扯身上的裙子，问：“怎么？哪里不对吗？”

“不是，穿着很好看，我只是觉得太像了。”Carey起身过来帮她理了理头发，“以前就觉得你像我的钢琴老师，没想到你穿了她的衣服后，简直一模一样。”

安逸摸摸自己腰的位置，笑着说：“Carey姐，你的老师好瘦啊，我刚刚把自己塞进去还有点费力。”

Carey突然问：“你会弹钢琴吗？”

安逸点点头，又说：“不过我才刚学不到一年。”

“那你去外面弹一首简单的好吗？”

“好，不过我弹的可不会有你老师那么好听。”安逸鲜少看到Carey这样激动的时候，从善如流地走出去坐到琴凳上，伸手弹了起来，虽然钢琴是这个学期的必修课，但她毕竟学时太短，弹不了复杂的曲目，只能弹最近学的歌剧中的一段。

弹完最后一个音，安逸侧身看向站在钢琴旁的Carey，她怔怔地看着自己，呆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刚才感觉真像是回到了那年一样。”

安逸也觉得这种巧合很难得，问：“Carey姐，你的老师现在……”

“她早就不在人世了。”

安逸失望地啊了一声：“好可惜，不然一定要见见，居然会这么像。”

“我也觉得很可惜。”Carey也叹了口气，“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她的一双儿女在很小的时候被绑架，最后只找到了儿子，那个小女儿出事的时候还不到四岁，我老师临终之前都没找到她，估计多半也凶多吉少了。”

闻言，安逸目光灼灼地看向Carey，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安逸，你穿的这件衣服好复古。”吕然刚听到琴声就知道是安逸在弹，这时正好推门出来，看着安逸这身衣服不禁感叹出声。

“原来Annie你中文名字叫安逸啊，你姓安吗？”得到肯定答复以后，Carey口里喃喃地读了两遍这个名字，“你爸妈好会起名字。”

她出国后基本很少有机会能谈及自己的家庭，偶尔吕然说起，她便附和几句，连吕然都不知道她家庭具体情况，来打工的时候她更是少言寡语，以至于Carey至今连她的中文名都不知道。

安逸笑着谦虚地说了两句。

其实这名还真跟她父母没关系，再说了，她回安家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多年，这个名字是回安家之前，楚盛钧给她起的。

她要回安家前一天的那个下午，他拿来一本厚厚的汉语词典，说要给她起个好听的名字，结果两个人挑挑拣拣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满意的。

他合上书，说：“干脆就叫‘安逸’好了。”

“为什么要叫这个？”她怀疑是他嫌给她取名太麻烦，就随口说了个名字

敷衍过去。

“我原是想如果将来能有个女儿就给她起这个名字，既然现在没更好的，那就先给你用吧。”

“那你女儿应该叫楚逸？”

“楚安逸不行吗？”

为什么她会有种在给他俩女儿起名字的错觉？她强迫自己从错觉中抽离出来，问：“那我叫这个名字，以后你女儿怎么办？”

“可能我要生儿子也说不定，要真生了女儿就换你给她起名字。”

她没注意他最后一句话，兀自翻着字典。

安逸安逸。

安稳，闲适，悠然。这是字典告诉她，关于这个词的解释。

都说名字是父母对子女最美好的期望和爱意，楚盛钧一定是在心底期望自己的女儿未来能够幸福无忧。

但这些对她来说却是奢望和讽刺。

尤其是他给她起了这个名字以后，她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受他控制，看他脸色。

“你家是不是在G市？”Carey一个问题把她从回忆中拉扯出来。

还没等安逸回答，吕然抢先问：“Carey姐，你怎么知道的？”

“猜的，我家原来就是在G市。”Carey看着安逸，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临走之前，安逸把自己的衣服叠好放在一个袋子里，她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这件，问：“Carey姐，我洗好后下次给你带来行吗？”

Carey站在柜台边慢慢地磨着咖啡豆：“什么时候都行，我不急。”

回去的时候，安逸开车载着吕然，先把她送到她租住的公寓。吕然指着窗外转头对安逸感叹：“我要是能住这里，就不用每天打工才能请得起钢伴了。”

安逸装模作样地看了眼，半开玩笑地说：“说不定住在那里的人还羡慕你这样的生活呢。”

“现在也只有你这个‘说不定’能安慰我了。”

安逸想起今天早晨像逃一样离开这里的公寓，在心里忍不住摇了摇头。

“你要是真开口跟你爸妈说，他们肯定马上就能解决你现在纠结的问题。”

吕然哀号一声：“我哪好意思，今年已经第……唉，我已经数不清次数问他们要钱了，这次实在是开不了口。”

安逸回到公寓把那件衣服换了下来，把衣服伸展开平铺在床上，默然地盯着衣服看了半晌，她轻轻地呼出一口气，伸手，指尖轻轻地划过上面素雅的花纹。

Carey口中说的老师会不会真的是她没来得及见面就去世了的妈妈呢？

因为答应了安正南要回国，但到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所以安逸看到安正南的来电显示都不太敢接。

这次安正南打来电话却说让她先别急着回国，还说这两天她表哥苏品桓要带着刚高考完的表妹苏晚过来玩，让她在这里陪他们玩两天。

安逸在电话里疑惑地问道：“咦，我明明记得表哥的亲妹妹也在这里读书。”

安正南回答：“你说蕴雨啊，他们原来是准备先去找她，但蕴雨的功课比较忙，学校又比较偏，所以爸爸就想让他们先在你那边玩两天再去找蕴雨。”

安正南既然已经开口，她就只能答应了，但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

要知道苏品桓不只是安正南的外甥，她的表哥，还是楚盛钧的好兄弟啊。

她和楚盛钧的关系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身边基本没人知道，所以她不愿意接触和楚盛钧有关系的人，更何况苏品桓还是安家的亲戚，这要不小心被他发现了可怎么办啊？

她推算了下楚盛钧来找她的频率，舒了口气，这段时间还算比较安全，估计楚总最近应该暂时不会饥渴了，就算饥渴也会在E市另找新欢。

安正南给了她苏品桓的联系方式，却是苏品桓提前来联系她。确定了航班时间，安逸早早地在约定日当天赶赴机场接机。

她提前看过照片，远远地就认出了这两人。

苏品桓个子挺拔，身材修长，即使在一群白人中也毫不逊色，他戴着黑框眼镜，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一派温文尔雅的书生气质。而苏晚则瘦瘦小小的，感觉整个人都往苏品桓身后缩着。

她打量了一会儿，微笑着朝他们走去，跟他们打招呼。

苏品桓跟她互相问过好，跟苏晚介绍：“晚晚，这是你安逸表姐。”

苏晚听到苏品桓说话，才小声道：“安逸表姐。”

“晚晚。”安逸亲热地拍了拍她瘦瘦的肩，“高考完了就该好好放松下，我给你们订了宾馆，你们刚来，先去休息下吧。”她边说边走出去开车。

苏品桓身上有种自然的亲和感，像许久未见的老友，他笑吟吟地说：“这几天，一切就交给安逸安排了。”

安逸笑着说：“好啊，都交给我吧，我养着你们。”

苏晚落后了两步，低声问苏品桓：“哥，你不是在来之前订宾馆了吗？”

“乖，来了这里就听你表姐的。”

“可是会不会太麻烦安逸表姐？这样不好吧。”

苏品桓摸了摸苏晚的头：“你要是把安逸表姐当成外人，安逸表姐才会不开心呢。”

在前面走着的安逸听到这句话，忍不住在心里给苏品桓的细心体贴点了个赞。

也正是因为苏品桓细心体贴又会照顾人，安逸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觉得很舒服。苏晚在外特别依赖苏品桓，苏品桓在照顾苏晚的同时也时不时地提醒安逸，让她能参与到他们的话题中，不产生自己被冷落的感觉。

随着这段时间和苏品桓接触和他了解的加深，她越来越奇怪，他和楚盛钧性格相差这么大，是怎样的契机令他们成为好兄弟的？既然是好兄弟，自己表哥身上的温柔、绅士等优点，怎么一丁点都没影响到楚盛钧？

楚盛钧不经念叨，当晚安逸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安逸刚出国的一段时间，他忙得抽不开身，却几乎天天来电问候，不过还算道德，都是在她这边的白天时间。

那个时候的安逸在他的威胁下离开安家出国，一肚子的委屈和不满，常常故意不接电话，等他问起就无辜地说“我调静音了”或“我在上课”。

几次过后，楚盛钧终于忍不了了，撂下一句“再敢不接电话我可不敢保证能做出什么”，吓得她开始乖乖地接他电话，不过回答皆是敷衍地往外蹦字。楚盛钧话本就少，导致他们两人经常就听着彼此的呼吸，半天都没说话声。

后来，他也觉得这样没意思就索性不给她打电话了，有什么事两人就通过舒龄传话，尤其是在她给自己戴上一张虚伪的面具后。

于是在这么敏感的时候，楚盛钧的电话对于安逸来说跟午夜凶铃差不多。

“喂。”

楚盛钧直入正题：“品桓去了？”

“嗯。”两人很久没通过电话，安逸不知该怎么跟他交流，索性就继续用以前那种冷淡的口气。

“这几天都是你在陪他们？”

“嗯。”

安逸听到了纸张翻动的声音，然后听着他说：“等我忙过这两天就过去和你一块陪他们。”

安逸一惊：“别。”

那头冷笑了一声：“多说个字很困难吗？”

她忙说：“你这么忙不用麻烦了，我的表哥和表妹我自己能照顾好，真的。”

“那也是我兄弟啊。我怎么不能去看看？”

安逸撒娇：“你就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绝对会把你兄弟照顾得好好的。”

他却始终不肯松口。安逸见这招没用，咬了咬唇，问：“那你能不能单独见苏品桓，别带上我？”

“为什么？”

“我们的关系……让他们知道了不太好。”安逸一字一顿地斟酌着说。

“那你倒给我说说我们是什么关系，怎么就不能让他们知道了？”

他逼得越来越紧，安逸几乎喘不过气，感觉自己的心里话就在嘴边，他再多问一句就会破口而出。

不行！绝对不能激怒他。

安逸丢下一句“你自己清楚”，就把电话挂了。

这通电话不仅让安逸当晚没睡好，也让她一连两天都惴惴不安的。

吕然打过电话来问她歌曲确定了没，安逸回答：“我定了，就是《Tosca》最后那段咏叹调。”

“我挑来挑去，也就对《茶花女》的故事比较熟悉，而且最后女主角的那首咏叹还挺好听的，法语就法语吧，拼了。”吕然摩拳擦掌地对安逸表着决心，“说不定过几天我跟你说这个的时候就能用法语了。”

“好好练肯定没问题，再说了你熟悉这个故事，把握起女主角的感情会比较准确。”